

<<生死桥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生死桥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962897

10位ISBN编号：7505962892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文联

作者：李碧华

页数：28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生死桥>>

### 内容概要

央视年度大戏《生死桥》同名小说！

小说主要写的是旧时代三名梨园子弟生死相缠、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，深刻揭露了旧社会娱乐圈的种种黑幕。

三个梨园子弟误撞入一个老太监家中，过气的老太监信手的占卜被一只黑猫惊乱，再也分不清谁的签子是谁的，太监发出谶言：你们三个的命，一个生不如死，一个死不如生，还有一个先死后生……

## <<生死桥>>

### 作者简介

李碧华，出生、成长于香港。  
任职记者（人物专访）、电视编剧、电影编剧及舞剧策划。  
其中电影作品有：《父子情》、《胭脂扣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潘金莲之前世今生》、《秦俑》、《川岛芳子》、《诱僧》、《青蛇》、《饺子》等。  
虽屡获国际奖项，却如已泼出去的水，只希望最好的作品仍未写就。  
专栏及小说在中港台新马等报刊登载，并结集出版逾七十本。  
多国译本已印行。  
美国William Morrow出版社拥有部分小说中文以外世界版权。  
作者认为人生所追求不外“自由”与“快乐”，活得逍遥。

<<生死桥>>

书籍目录

[壹] 民国十四年·冬·北平[贰] 民国廿一年·夏·北平[叁] 民国廿二年·春·上海[肆] 民国廿二年·夏·北平[伍] 民国廿二年·夏·上海[陆] 民国廿二年·冬·杭州[柒] 民国廿三年·春·上海[捌] 民国廿四年·秋·北平

## &lt;&lt;生死桥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〔壹〕民国十四年·冬·北平 “鬼来了！  
鬼来了！”

看热闹的人声轰轰炸炸，只巴望一个目标。  
小孩们惊心动魄地等。

忘了把嘴巴给合上，呵呵地漏出一团白气。

神魂魂魄都凝住。

只见左面跳出一只黑鬼，右面跳出一只白鬼，在焚焚的诵经声中，扑动挥舞。

黑鬼和白鬼的身后，便是戴着兽面具的喇嘛，他们的职分是“打鬼”，又回“跳步扎”，鬼是不祥物，要是追逐哄打驱赶出门，保了一年平安。

黄教乐器吹打，锣鼓喧嚣带出了持钵念咒的大喇嘛，不问情由不动声色的一张黄脸，一身黄锦衣，主持大局。

远远近近的老百姓，都全神观戏，直至黑白二鬼跳得足了，便脱除鬼服，用两个灰面造的人像作替身，拿刀砍掉，才算完了“打鬼”日。

明天还有，唤作“转寺”日。

这便是正月二十九至二月初一的雍和宫庙会盛事了。

丹丹才第一次看“打鬼”，两颗眼珠子如浓墨顿点，舍不得眨眨。

眼看黑白二鬼又绕到寺的另一方，马上自人丛中鼠窜出去。

叔叔背着人，一转身，才警到丹丹那特长的辫子尾巴一鞞。

丹丹以为抄小路绕圈子，可以截到鬼迹，谁知跨进第一重门户，转过殿堂，一切混声渐渐地被封住了似的，闷闷地不再闹响。

十岁的丹丹，知道走错路，她也不害怕，只是霎时间无措了。

待要回头觅路，抬头见着踞坐的弥勒佛，像满面堆笑欢迎远方来客。

它身畔还有四大天王：一个持鞭，一个拿伞，一个戏蛇，一个怀抱琵琶，非常威武。

丹丹记得此行雍和宫，原是为了她黄哥哥来的。

心中一紧，又念到他们那天的杂耍，表演“上刀山”。

平地竖起一根粗木杆，两边拉有长绳，杆顶绑着桌子。

念到软梯、横梁、明晃晃向上的刀口，光着脚踩上刀口的黄哥哥、攀到杆顶、爬上桌子、拿顶——他摔下来了，地面上炸开一个血烟火……原来无端到了这万福阁，楼高三层，大佛的头便一直的伸展，到三层楼上去。

据说它身長七丈五，地下还埋着二丈四，总计九丈九。

丹丹费了力气，只觉自己矮巴溜丢的，仰头看不尽。

她是不明白，这大佛有没有灵，不知可否叫她黄哥哥再如常走一两步——她不要他抛起水流星，腾身跳起，翻个筋斗落地扬手一接。

她也不要他跟她来个对头小顶……只要他平平常常地走一两步，从那个门迈进这个门。

叔叔背了他来庙里求神，他念着有鬼了，只要迎祥驱祟，大概会好起来。

所以在喇嘛手挥彩律法器，沿途洒散白粉的时候，叔叔就像大伙一样，伸手去撮拾，小心放进口袋中，回去冲给身子残废了的病人喝。

黄哥哥是瘫子了。

要说得中不听，是全身都不能再动了。

就为了“上刀山”摔下硬地来。

“请大佛保佑我黄哥哥！”

丹丹磕了三下头。

“如果你灵了我再来拜你。”

你要是不灵，莫说你有三层楼高，我也不怕，我攀得上，给你脸抹黑锅！

我们后天回乡下去了，你得快点把身边的鬼给打跑。

## &lt;&lt;生死桥&gt;&gt;

“噢” 香烟茶绕的殿上传来答应。

丹丹猛地四下一看，什么都没有。

一定是大佛的答应。

她倒没想过，突如其来，恐惧袭上了心头。

她要回到人群中，告诉叔叔去。

一团黑影自她脚下掠过。

丹丹一怔，是啥？

丹丹虽小，可不是养尊处代的小囡儿。

自天津到北平，随了黄叔叔一家，风来乱，雨来散，跑江湖讨生活。

逢年过节的庙会，摆了摊子，听叔叔来顿开场白：“初到贵宝地，应当到中府拜望三老四少，达官贵人。

只惜人生地生，诸多多谅解。

现借贵宝地卖点艺，求个便饭，有钱的帮钱场，没钱的帮人场。

咱小姑娘先露一手吧……”她是这样给拉扯长大过来。

丹丹壮了壮胆子，追逐那团黑影去。

出了阴黯的佛殿，才踏足台阶，豁然只见那黑黝黝的东西，不过是头猫。

便与陌生小姑娘特投缘的在“咪——唤——”地招引。

丹丹见天色还亮，竟又忘了看“打鬼”，追逐猫去了。

许她不知道那是头极品的猫呢。

全身漆黑，半丝杂毛也没有，要是混了一点其他颜色，身价陡然低了。

它的眼睛是铜褐色的，大而明亮。

在接近黄昏的光景，不自己地发出黄昏的色彩，被它一睐，人沐在夕照里。

她走近它，轻轻抚摸一把，它就靠过来了。

这样好的一头猫，好似乏人怜爱。

正逗弄猫，听后进有闷闷呼吸声。

丹丹抱起猫儿，看看里头是谁？

有个大男孩，在这么的初春时分，只穿一件薄袄，束了布腰带，绑了绑腿，自个儿在院子中练功。

踢腿、飞腿、旋子、扫堂腿、乌龙绞柱……。

全是腿功，练正反两种，正的很顺溜，反的不容易走好。

练乌龙绞柱，脑袋瓜在地上顶着转圆圈，正正反反，时间长了，只怕会磨破。

怪的是这男孩，十一二岁光景，冷冷地练，狠狠地练。

一双大眼睛像鹰。

一身像鹰。

末了还来招老鹰展翅，耗了好久好久。

“喂，”丹丹喊：“你果不？”

男孩忽听有人招呼，顺声瞧过去，一个小姑娘，上红碎花儿胖棉袄，胖棉裤，穿的是绊带红布鞋，纳得顶结实，着他无声地来了。

最奇怪的是辫子长，辫梢直长到屁股眼，尾巴似的散开，又为一束红绳给”缚住。

深深浅浅明明暗暗的红孩儿。

男孩不大懂理——多半因为害羞。

身手是硬的，但短发却是软的。

男孩依旧耗着，老鹰展翅，左脚满脚抓地，左腿徐徐弯曲成半蹲，右腿别放于左膝盖以上部分，双手剑指伸张，一动不动。

丹丹怎服气？

拧了。

马上心存报复，放猫下地，不甘示弱，来一招够呛的。

## &lt;&lt;生死桥&gt;&gt;

小脸满是挑衅，捡来两块石头，朝男孩下颌一抬，便说：“瞧我的！”

“姑娘上场了。”

先来一下朝天蹬，右腿蹬至耳朵处，置了一块石头，然后缓缓下腰，额上再置一块。整个人，双腿劈成一直线，身体控成一横线，也耗了好久。

男孩看傻了眼。

像个二楞子。

一男一女，便如此地耗着。

彼此也不肯先鸣金收兵。

连黑猫也侧头定神，不知所措。

谁知忽来了个猴面人。

“天快黑了，还在耗呀？”

“一瞥，不对呀，多了个伴儿。”

还是个女娃儿，身手挺俊的。

看不利落，干脆把面具摘下，露出原形，是个头刮得光光的大男孩，一双小猴儿眼珠儿精溜乱转。

见势色不对，无人理睬，遂一手一颗石弹子打将出去，耗着的二人腿一麻，马上萎顿下来。

“什么玩意？”

怀玉，她是谁？”

“唐怀玉摇摇头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丹丹反问。

“我是宋志高，他叫唐怀玉。”

“宋什么高？”

切糕？”

“宋志高拖拉着一双破布鞋，曳跟儿都踩扁了。”

傻傻笑起来。

“对，我人高志不高，就是志在吃切糕。”

切糕，唔，不错呀。”

“马上馋了。”

卖切糕的都推一部切糕车子，案子四周镶着铜板，擦得光光，可以照得见人。

案子中央就是一大块切糕，用黄米面做的，下面是一层黄豌豆，上面放小枣、青丝、桂花、各式各样的小甜点。

然后由大锅来蒸，蒸好后扣在案子上，用刀一块一块地切下来，蘸白糖，用竹签挑着吃，又脆又软又甜……“喂，切糕没有，这倒有。”

“忙把两串冰糖葫芦出示。”

“一串红果，一串海棠。”

你……你要什么？”

“正说着，忽念本来是拿来给怀玉的，一见了小姑娘，就忘了兄弟？”

手僵在二人中央。

志高惟有把红果的递予丹丹，把海棠的又往怀玉手里送，自己倒似无所谓地怅怅落空。

怀玉道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志高丕可一世：“不要钱，捡来的。”

“捡？”

偷！”

你别又让人家逮住，打你个狗吃屎。”

我不要。”

## &lt;&lt;生死桥&gt;&gt;

” 当着小姑娘，怎么抹下脸来？

志高打个哈哈：“怎么就连拉青屎的事儿都抖出来啦。

吓？

你要不要，不要还我。

” 怀玉抢先咬一口，粘的糖又香又脆，个儿大，一口吃不掉，肉软味酸。

冰糖碎裂了，海棠上余了横横竖竖正正斜斜纹，怀玉又把那串冰糖葫芦送到志高嘴边：“吃吃吃！

” “喂，吃呀。

” 志高记得还不知道丹丹是谁，忙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

” “牡丹。

” “什么牡丹？

” “什么‘什么’牡丹！

” “是红牡丹、绿牡丹？

还是白牡丹，黑牡丹？

” “不告诉你。

” 一边吃冰糖葫芦一边掇弄着长辫子。

等他再问。

“说吧？

” “不告诉你。

” 丹丹存心作弄这小猴儿。

虽然口中吃着的是人家的东西，不过她爱理不理，眼珠故意骨溜转，想：再问，也不说。

“说吧？

” 怀玉一直没开腔，原来他一直都没跟她来过三言两语呢。

这下一问，丹丹竟不再扭捏了，马上回话。

“我不知道。

我没爹没娘。

不过叔叔姓黄，哥哥姓黄，我没姓。

他们管我叫丹丹。

” 怀玉点点头：“我姓唐。

” “他早说过啦。

” 用辫梢指点志高。

“暖，你辫子怎的这样长？

” 志高问。

“不告诉你。

” “咱关个东儿吧怀玉。

暖，一定是她皮，她叔叔 揪辫子打屁股，越揪越长。

我说的准赢。

” 丹丹生气了，脸蛋涨红，凶巴巴地瞪着志高，说 不出话来，什么打屁股？

志高发觉丹丹左下眼睑睫毛间有个小小的病。

“暖？

” 志高留神一看：“你还有一个小黑点，我帮你吹掉它！

” 还没撅嘴一吹，怀玉旁观者清，朗朗便道：“是 个病。

” “眼脸上有个病？

真邪！

丹丹，你眼泪是不是 黑色的？

” “哼！

” “我也有个摊，是在膈肢窝里的，谁都没见过，就比你大。

你才那么一点，一眨眼，滴答就掉下地来。

## &lt;&lt;生死桥&gt;&gt;

”志高说着，便趁势做个鬼脸拉着了病的姿态，还用兰花手给拈起，硬塞回丹丹眼眶中去。丹丹哈哈的笑，避开。

“才不，我是人小志大。

” “我是志高，你志大。

您老我给您请安！

”话没了，便动手扯她辫子。

志高向来便活泼，又爱耍嘴皮子，怀玉由他演独角戏。

只一见他又动手了，便护住小姑娘。

怀玉话不多，一开口，往往志高便听了。

他一句，抵得过他一百七十句。

“切糕！

”怀玉学着丹丹唤他：“切糕，你别尽欺负人家。

” “别动我头发！

”丹丹宝贝她的长辫子，马上给盘起，缠在项项，一圈两圈。

乖乖，可真长，怀玉也很奇怪。

丹丹绕到树后，骂志高；“臭切糕！

你一身胞刺巴脱的，我不跟你亲。

” “你跟怀玉亲，你跟他！

”志高嬉皮笑脸道。

怀玉不会逗，一跟他闹着玩儿，急得不得了。

先从腮帮子红起来，漫上耳朵去，最后情非得已，难以自控，一张脸红上了，久久不再退。

怀玉抡拳飞腿，要教训志高，二人一追一逃，打将起来。

既掩饰了这一个的心事，也掩饰了那一个的心事。

少年心事。

当他十二岁，当他也是十二岁。

丹丹嘻嘻地拍掌，抱着黑猫，逗它：“我只跟你亲。

”说着，把冰糖葫芦往它嘴边来回纠缠。

怀玉待脸色还原，才好收了手脚，止住丹丹：“这猫不吃甜的。

” “这是谁的猫？

” “还有谁的？

”志高拍拍身上灰尘：“王老公的。

” “王老公？

” “悟，这三老公，我一见他跟他那堆命根子，就肝儿颤。

”志高撇撇嘴：“他老像如孩子似的，摸着猫，咪唤咪唤，嘿，娘娘腔！

” “还他猫去吧。

”怀玉道。

志高眼角扫他一下：“还什么猫？

你不练字？

你爹让你练字，你倒躲起来练功S现在又不练功，练还猫给王老公。

” “专老早走了，”怀玉得意：“叫我掌灯前回去，看完‘打鬼’才练字。

今儿个晚上有得勤快。

” “好了好了，还给他。

说不定他找这黑臭屎蛋找不着，哭个恹里花拉。

” “喂，王老公是谁？

”丹丹扯住志高，非要追问：“是谁？

” “我不告诉你。

”志高捏着嗓子学丹丹。

<<生死桥>>

怀玉也不大了然，他正道：“爹说，他来头大得很，从前是专门侍候老佛爷的。

” “老佛爷是谁？”

” 老佛爷是谁，目下这三个小孩都不会知道。毕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儿了。

<<生死桥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